

孙宅巍 著

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

钟山硝烟

(二)

——南京保卫战纪实



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

钟山硝烟

——南京保卫战纪实——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孙宅巍 著

河南大学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9 号

抗日战争著名战事纪实丛书

钟山硝烟

(二)

——南京保卫战纪实

孙宅巍 著

责任编辑 杨一钝

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照排

河南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3.5 印张 2 插页 110 千字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定价:3.95 元

ISBI-81041-191-8/K·161

14. 最后战斗长江边

在日军对南京城发起的最后攻击中，地处东北方向的乌龙山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。

乌龙山横卧于长江边，因唐代在山上建有乌龙庙而得名。不过，由于山岭绵延起伏，长满郁郁葱葱的常青树木，远远看去，也恰似一条乌龙。龙背并不算高，最高处才 72 米，但山势险要，沿江横亘，扼八卦洲东端的三叉江口，实力阻止敌军溯江而上的重要战略据点。

乌龙山要塞，古已有之。如今的要塞，包含两座炮台。一座是古老的“龙台”，自清末沿用至今，设有老式的大炮；一座是现代化的“甲一台”，设有 4 门八八式高炮。徐源泉率领他的第二军团，驻守在乌龙山脚下。

随着镇江城的失陷，日本军舰开始向乌龙山水域靠近。

12 月 10 日下午，扬子江波涛汹涌，水面上烟雾朦胧。在乌龙山炮台指挥官的望远镜里，敌人的兵舰由一个个的小黑点，逐渐现出了张牙舞爪的原形。

“开炮！”当敌舰进入 7000 米射程以内的时候，指挥官一声令下。

一阵猛烈的炮弹，从古老的龙台和新修的甲一台飞向敌舰。

乌龙呼风唤雨、喷火吐烟。它怒吼了。

乱人也不甘示弱，他们向乌龙开炮还击。

江面上炮声隆隆，浓烟滚滚。炮弹的爆炸，使江水沸腾。敌舰被逼得步步后退，一直退到了乌龙山大炮的射程以外。

11日，乌龙山南面又遭到敌军来自陆地上的进攻。上有飞机，下有坦克、大炮，敌人把上万发的炮弹倾泻在乌龙山阵地上。

中国军队在炮火中顽强拼搏，浴血奋战。

中央通讯社从战地发出了一条电讯：

敌自十一日上午三时起，屡向我乌龙山以南阵地猛攻，发炮已达万发，飞机不断投弹，更以坦克车数十辆掩护其步兵前进，我阵地几被全毁，血肉横飞，敌我伤亡均极惨重。

军团长徐源泉下令“一部退入乌龙山要塞，一部占领乌龙山外围阵地，缩短战线，与要塞共存亡。”

当日历翻开到12日的时候，乌龙山的局势进一步严重。南面的敌人，继续向前进击，不断收缩包围圈；江面上的敌舰，乘势上驶，用重炮轰击炮台，古龙台首遭不测，甲一台的高炮也遭到严重破坏；另一地由山田旅团长率领的部队，从镇江出发，沿着沪宁线和长江边，也向乌龙山扑来。

战斗异常激烈，龙台已经沉默，甲一台还在继续战斗。

“轰！”一声猛烈的巨响。一发敌炮弹落到江中，江水溅起高高的水柱。

“这是敌人刚刚运到的重野炮在试射，弟兄们，打！”李诚中台长，根据丰富的炮兵作战经验，果断地指挥甲一台的

士兵还击。

李台长话音一落，马上飞出一阵排炮，准确地击中了敌人的炮兵阵地。望远镜中，敌人阵地一片火光，士兵们四散奔跑。

不一会，敌人的重炮试射完毕，炮弹开始落在炮台四周。李诚中马上下令：

“停止射击，注意隐蔽！”

乌龙山不再还击，只有敌人的炮弹，在漫无目标的爆炸。

等到炮台摸清了敌炮准确的位置后，立即进行轰击，使敌人无法还手。

他们一直坚持到傍晚。在强弱悬殊的态势下，总台命令：将炮门拆下投入江中，人员乘舟渡到江北。甲一台在射完最后一批炮弹后，中止了射击。

在炮火纷飞的江边，一名防守要塞的野炮连中士班长，走到一匹马旁深情地抚摸着马背，把脸紧紧地贴在它身上良久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，用枪对准它，闭上双眼连开两枪。不会说话的“战友”倒卧在血泊之中。士兵们也都含泪杀死了战马。接着，他们又把一门炮推入江中。勇士们的泪水，随着长江的波涛，滚滚东流。炮兵怎能没有大炮！炮兵怎能不开炮！

最后撤离乌龙山部队，是第二军团。他们被分割困守在乌龙山一隅，与城里电讯不通，联络中断。

这天下午，军团长徐源泉一遍又一遍地向唐发出求援急电，但是一直得不到回电和支援。

子夜时刻，敌人加紧了从水上和陆地的攻击。夜幕笼

罩下的乌龙山，炮声隆隆，火光熊熊；呼啸的北风，吹得芦苇和树枝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。

“再向总部呼叫！”徐源泉亲自命令无线电收发报台。

没有回音。

此时此刻，卫戍总部早已撤离铁道部，踏上了北撤的路程。

突然间，山下一片人声吵杂。原来是一批从上游撤退的散兵和 20 余只民船。他们给乌龙山带来了噩耗：南京已经失陷！下关江边大军拥挤，无法渡江！

徐源泉当机立断，用高价雇下了这批民船，安排好掩护，全军立即就地过江。他的决断，正好符合了唐生智的指令：第二军团就地渡江。

夜幕给他们提供了掩护。

天助人愿，从 13 日凌晨起，刮起了东风，江面上朦朦胧胧。一只只木船，乘着东风，穿梭于大江之中。远处的敌人，看不清江面上发生的事情。

上午 7 时，这支部队已经渡江完毕，集结于江北望江亭、通江集。清点将士，全军团共有近 12000 名官兵安全渡江；而 4000 名官兵，则牺牲在乌龙山下。这是南京卫戍军各支部队中、牺牲最少、安全撤离人数最多的一支。

一小时后，敌军便水陆两路占领了乌龙山。

遍体鳞伤的乌龙，在铁蹄下呻吟。

骄横的敌舰，从乌龙山江面开过，直驶下关。

在江水滔滔的下关江边，由宪兵副司令兼首都警察厅厅长肖山令，在极其艰险困难的情况下，指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拼死战斗。

12月12日夜晩，肖山令经过彻夜奋斗，完成了全军撤退的善后工作，把一部分宪警部队带到江边。此时已是深夜。这里人声鼎沸，渡船稀少，为了争抢渡船，江面上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。

“弟兄们，我们不能站着等死。大家解开绑腿，寻找木材，扎木筏过江。”肖山令果断地指挥。

指挥官一声令下，宪警官兵和其他部队的散兵，立即动手，忙碌起来。他们真的扎起了木筏，并且迅速而有秩序地往近接送待渡的官兵。

黑暗渐渐退去，天空的星星也失去了光辉，黎明已经来临。

北风阵阵，寒冷彻骨。滔滔江面，晨雾茫茫。人们看不清对岸的建筑物，也看不清随波逐流的木筏。但是都在耐心地等待。

突然，中山大道上响起密集的枪声。有士兵惊呼：

“不好了，鬼子来了！”

“鬼子来了，快逃啊！”

散乱的士兵，群龙无首，惊慌失措。人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到处乱拥，找不到一块安全的地方。

“弟兄们，不要惊慌，我是宪兵副司令，大家服从我的指挥！”肖将军挺身而出，毅然挑起指挥乱军的重担。

混乱的人群立即安定下来。

看到人群已完全下来，他接着说：“现在前方有大江，后有追兵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。唯一的办法是击退这一股敌人，死中求生！”

“对，我们要用手中的武器同鬼子拼！”

“我们宁死也要拼他一个两个!”

士兵中发出一片赞同声音。

肖山令的镇定指挥发挥了作用。他毕竟佩戴着少将军衔。江边的人群中,没有比他更高的军衔。士兵们开始原在卧倒,准备还击敌人。

下关江边第一次成为战场。这也是最后一次。中国军人的机枪和手榴弹,迫使骄横的日军停止前进。敌人的追击炮弹,激起漫天的泥沙和水珠。

“宪兵弟兄们,你们和我留下来掩护,其他部队的弟兄们赶快往两边疏散!”肖山令见敌人来势凶猛,不可久战,便指挥部队退却,而由自己率少量宪兵担任掩护。

中国军人像潮水一样,撤向西边,肖山令率部堵住敌人的追兵。

弹雨中,一串子弹击中肖山令。将军倒在了血泊之中。他口中还在喃喃地说:“弟兄们,顶住……再顶一阵……。”

这是一场悲壮的战斗。肖山令虽然没有能够抵挡住日军的进攻,也没有能够避免大批士兵被血腥屠杀,但是他指挥的抵抗,显示了中国军人不屈不挠的品格,他用生命捍卫了中国军人的荣誉。

15. 唐生智艰难过江

12月12日傍晚，一辆黑色的美国轿车，缓缓开出唐公馆。刚刚下达了撤退令的唐生智，准备乘车去卫戍司令部作最后的检查、部署。

“可是，中央和中山北路水泄不通，已经挤满了潮水般的官兵，车辆根本无法通过。

“钧座，卫戍司令部怕是去不成了。街道上这么多混乱的人群，汽车进得去，出不来，反会误了大事。”副官向唐生智解释说。

“唔，那就直接开往海军码头吧！”唐生智无可奈何地说。

于是，轿车掉转方向，准备由中央路出和平门，驶向海军专用码头。可是，此刻的南京城，到处是人，特别是通往江边的道路，更是人山人海。轿车开进了浩浩荡荡的人流之中。车窗上虽贴有卫戍司令的特别通行证，较少地受到戒严部队的留难，但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，也只能一寸一寸地移动，开开停停。在这里，鸣号、叫喊、命令，都已经丝毫不起作用。倒是要听到一些士兵的谩骂：

“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还要拿架子，乘小汽车！”

“人都挤不出去，还坐什么车？”

唐生智半是没有听清，半是装糊涂。他只好闭目养神，等待像乌龟一样的车爬行到江边。

唐生智在撤退令中，把卫戍司令部与特务排，安排在6次渡江中的首批，开渡的时间是下午6时。可是，等他艰难地赶到煤炭港附近的海军码头时，已是8时正了。

他终于登上了一艘小火轮。这是参谋长周斓做的一件好事。唐生智真的是“破釜沉舟”了，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一条船。几天前，周斓硬是把江防司令部运送人员和军需品的一艘小火轮扣了下来，停泊在煤炭港。这件事要是被唐生智知道了，他必定会命令这艘船立即离开码头。事到如今，他也不再追究自己乘坐的轮船是怎么来的了。

唐生智登船不久，副司令长官罗卓英，刘兴也在参谋人员的陪同下，赶到码头。

江边人声鼎沸，为争抢船只发出一阵阵的叫骂声。

城南方向，枪炮声愈来愈紧。燃烧弹燃起了大火，映红了天空。

海军码头的小火轮，早已升火待发，马达发出“哒哒哒哒”的响声。

“钧座，轮渡的时间安排很紧，是否启程吧？”副官上前请示唐生智。

“噢，余副参谋长、廖处长还没有上船吧？我们是不是再等一下。”唐生智不放心他手下的两名主要幕僚：卫戍军副参谋长余念慈、参谋处长廖肯。

大家焦灼中又等了1个小时，还是不见余、廖二位来。唐生智吩咐说：

“已经9点了，开船吧！”

小火轮鸣笛一声，离开了喧嚣的码头，在茫茫的黑夜中，向对岸驶去。

唐生智回首南岸，听着那成千上万名部属的喊叫声，望着那自己誓死保卫的南京城，愧恨交加，默默无语。

小火轮行驶的速度十分缓慢，因为江中到处是漂浮着木筏、抱着木板挣扎的士兵，以及已经淹死在江中的士兵的尸体。

突然间，从北岸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。接着有人喊道：“唐司令长官有令，任何船只、人员不得靠岸！”

原来，胡宗南的第一军还在执行已经过了时的不准渡江的命令。

唐生智这才想起，自己下达撤退令的时候，没有及时通知江北的部队，将原来不准渡江的命令撤销。现在懊悔、遗憾都已经来不及了，紧要的是使渡船安全靠岸。

“喂，船上坐的正是唐司令长官，不要开枪！”副官们拼命地叫喊。

小火轮终于艰难地靠岸了。岸上的士兵们好奇地注视着唐生智一行高级指挥，狼狈下船登岸。

浦口只剩下少数的留守部队，也没有汽车在这里等候，唐生智、罗卓英、刘兴、周斓等人，只好沿着铁路线，准备步行到滁州。对于这批将军们来说，要靠两条腿走那么远的路，真是一场灾难！

行不多久，从花旗营方向传来了枪声。参谋人员判断，这是江浦的日军正向浦口方向包围过来。

“我们是不是先到六合，再去三战区顾副司令长官的驻地扬州。”周斓参谋长建议说。

“好吧，那就先去六合、扬州吧。”唐生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，只好赞同。

“哎呀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你们是否可以帮我找部车子来？”没走多远，身体虚弱的唐生智向他的部下求援。

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。深更半夜，又是在荒僻的农村，到哪里去寻找汽车呢？

一位姓陈的副官，好不容易从农民家中，寻到一辆板车。农民连这辆板车也死活不肯借，因为这是他们一家唯一的运输工具，好在有钱总能解决问题。副官用高价买下了这辆车。

“钧座，只好委屈您了，就请先坐上这辆车吧。我们再注意寻找汽车。”陈副官说。

唐生智准备上车，用手电筒一照，发现车上的还残留着许多牛粪，连声说：“这如何可以坐呢！这如何可以坐呢！”

陈副官知道唐生智走不了太远，因此仍将破板车拖着，随队前进。

果然，又走了几里路，唐生智几乎要瘫倒在地。他实在走不动了，回过头来问陈副官：“你寻着汽车没有？”

“报告钧座，连汽车的影子也见不着。要坐车，还是那辆平板车。”

唐生智叹息道：“我带兵 20 来年，大小经过百余次战斗，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狼狈！”说罢，便无可奈何地坐上了那辆沾满牛粪的板车。

黑夜中，南京城淹没在一片火海和爆炸声中。那烛天的火光、震撼人心的巨响，显示出一副凄惨与失败的景象。

唐生智身下的板车，不时发出刺耳的吱吱声。他靠了

这部肮脏的板车，到达六合，然后才乘上顾祝同留给他们的汽车，直奔滁州。

16. 广东军突出重围

在唐生智下达“大部突围，一部渡江”的撤退命令后，真正杀开一条血路，冲出重围的，只有广东部队的两个军：由叶肇统率的第六十六军和由邓龙光指挥的第八十三军。

12月12日晚，他们编队向太平门进发。

位于城东的太平门，是从陆路突围的重要关口。太平军曾在这里与曾国藩的湘军激战。二次革命中讨袁军也曾在这里重创袁军。此时此刻的太平门，却被成千沙袋堆塞着，打不开城门。两支广东部队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成千上万人马，麇集在这里，无法出城。

堵击敌人的障碍，如今却成为阻挡自己撤退的障碍。

正当人们焦万分、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忽然有一位身佩少将军衔的指挥官，骑在高头大马上，用道地的广东话喊道：

“一五九师的弟兄们，你们辛苦一下，迅速将沙包拆除，我给你们请赏！”

此人名叫罗策群，广东兴宁人，保定军校六期生，现任一五九师副师长；因为师长谭遂有肺病，已先期过江到江北，由他代理师长。

混乱中就怕群龙无首。只要有人站出来指挥，部队就能凝聚成一股战斗的力量。

罗师长一语既出，下面团、营、连长，纷纷指挥自己的部队去移动那堆积如山的沙包。人群中立即闪开一条通道，让背负着沙袋的士兵顺利通过。其他师的士兵，也纷纷上前接应。

大约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，沙袋堆成的小山被移走了，城门被打开了。

又是一阵拥挤。绝处逢生的士兵，争先恐后地涌向城外。

“轰！”“轰！”两颗地雷突然在人潮中爆炸。这原是用来对付敌人的武器，如今却在中国士兵的脚下响起。人群中传来受伤士兵人叫骂声。

“工兵到前面探路，做好标帜！”工兵出身的罗策群师长，果断地命令本师工兵。

工兵们奉命在前面探索地雷。一时找不到作路标的石灰，便每隔1米左右，用一小堆白米做标记。夜幕下，建制混乱的部队就凭那点点的白米堆，小心前进。

阵阵寒风吹来，路边的树林发出沙沙的响声。远外不时传来一串串的枪声。遥望城中，到处是烛天的火光。这支包括2个军、4个师的广东部队，就靠着低低的广东话，把素不相识、也看不清面孔的人们，联系到一起，一条长龙般的队伍，移向南京城的东北部。

10时许，部队行进到岔路口。这是通向南京、栖霞、马群、仙鹤门等地道路的交叉点。称作“岔路口”，实在是名不虚传。

突然间，前方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声，接着就是手榴弹和轻机枪的声音。广东部队与日军的前锋部队相遇了。

黑夜中，部队混乱了。与日军正面接触的部队后退了；距离日军较远的部队，各自寻找安全的地段，穿过了公路。

“弟兄们，敌人是一支小部队，冲过去就是胜利！”罗策群根据日军的枪声，判断他们的人数不多，高声指挥部队冲锋。

“丢那妈，冲呀！”士兵们呼喊发起冲击。

可是，混乱的冲锋，几次都没有成功。日军的机枪仍在疯狂扫射，阻拦着大军的通过。

罗师长火了。他一纵马，高扬马鞭大呼：

“跟我来，几大就几大，唔好做衰你呀？”（广东话，不要丢脸的意思）便一马当先地冲了过去。

将军的声威，振奋了人心。又是了阵“丢那妈，冲呀！”的喊杀声。一些手中没有武器的官兵，也乘势喊叫着，冲上了山坡。

日军终于被冲垮了。他们有的横尸荒野，有的狼狈逃窜。

可是，罗策群师长也倒在混乱的人群中。他手中仍紧紧地握着马鞭，身上流淌着鲜血。

士兵们将师长草草埋葬在路旁。他们带着对师长的崇敬和深深的怀念，重新征战在茫茫的黑夜中。

在漆黑的夜晚，这支部队每人左臂缠上白毛巾，作为夜行军中识别标记。“丢那妈”的口令，不停地人流中传诵、呼号。这是撤退浪潮中，最整齐的一支队伍。

13日凌晨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尧化门城外的荒山野冢，显得分外凄凉。呼啸的北风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。在仙鹤门、东流镇一带，广东部队又一次同日军交火。敌人虽然带